

莼湖的牡蛎

顾亚萍

每年冬天,我总要到莼湖走一趟,不为别的,就为象山港的海鲜。

初冬时节是牡蛎上餐桌的时候。我来到费家的飞跃塘。极目望去,大批滩涂正值退潮后的低潮位时间,一群群鸭子游弋在浅水和茅草中,许多简易渔船(叫“渔排”似乎更合适)搁浅在滩涂中,渔排上或是码着一捆捆的橡胶条间杂泡沫条,或是堆着高高的牡蛎山,亦有渔民正在挖牡蛎肉,渔排周围的滩涂里则满了一圈圈橡胶车胎,岸边牡蛎壳已经堆成了一座座白花花的山。

费家沿岸有好几家养殖户的简易工作大棚,我随意走进一家。刚巧,这家男主人挑着一担橡胶车胎回来,看到牡蛎在这些黑土地上留下的白色痕迹。经从车胎或海面上弄下的带壳牡蛎,需要撬开壳,挖出里面的肉。另一家养殖户王家姐妹则分工明细,因这段时间牡蛎最肥又最鲜,销路很好,王

家阿姐与一工人负责撬挖,王家妹妹则在姜山菜场的摊位负责销售。她们撬牡蛎已有几十年,每天从早到晚挖10多个小时,一天下来能挖近30公斤牡蛎肉。她家捕捞上来的牡蛎非常新鲜,王家阿姐从牡蛎堆里挑了一个,熟练地用剪刀将壳撬开,割断牡蛎筋,挑起壳壳连水带肉往装水的盆子里倾倒。挖出的牡蛎,肉身呈浅绿色,肉质饱满有光泽,镶着淡褐色的裙边,凑近一闻,有一股特有的鲜味,光看外形就知道牡蛎肉质水嫩,味道定是鲜美。

每到逢年过节,宁波人的饭桌上少不了几道海鲜,其中必有一道牡蛎。牡蛎属贝壳动物,形如淡菜。北方被称为海蛎子,南方叫蚝。蛎肉鲜美,营养丰富。

宁波人称呼牡蛎为“蛎黄”,最多的是这种吃法,将蛎黄用漏网清水洗净,直接蘸酱油或者蟹酱食用,吃法简单,其味却鲜美无比,牙口再不济也无需担心,轻轻夹起一筷,在酱油中蘸一蘸,送进口中,无需与牙齿过多厮磨,蛎黄早已滑

入,只留一份原汁原味的鲜让人缠绵。对于这样的吃法,宁波人早已习惯,若借外地人十个胆未必敢下筷——生的,万一吃坏肚子可咋办?要吃熟的蛎黄,也可以,做成蛎黄笋丝咸菜汤,由于加入牡蛎,还有咸齏的酸爽,这道菜鲜味十足。

先前我搞不清牡蛎与生蚝的区别。其实,生蚝是牡蛎中个头相对较大的品种,有些生蚝重量可以达一斤以上,其生长环境相对特殊,主要生长在一些江河和大海交汇、咸淡水相结合的地方。因此,在莼湖费家养殖户收上来的牡蛎中,个头大的没几个。

我沿着村中道路往东走,到了红胜塘的西部塘头村。塘头村是一个牡蛎养殖特色村,有一片巨大的海产养殖场,养殖牡蛎远近闻名。村子规模不大,村民们多数从事海鲜养殖的工作。海产养殖场里的几十间蓝色小屋分两边一字排开,整齐划一,这些蓝色小屋是牡蛎工房,十几平方米一间,每间两三人,一把椅子,一张平板桌,对牡蛎撬肉加工。相

对费家,这里的牡蛎个头整体看上去似乎大了些。

搁浅在滩涂上长方形的,似船非船的运输工具——渔排,小风浪时短途载人载货航行,滩涂上平稳停泊,油机动力,操舵方便,自重较轻,是滩涂养殖的最佳运输工具。从渔排上卸下来的车胎,挖下附着在上面的牡蛎,堆在码头上,供蓝色小屋里加工生产,几条渔排上渔民正在归置车胎,待晚上涨潮时再扔向大海孕育新生牡蛎。晚霞映照看渔排,渔民,逆着光,剪成影,是一幅动人无比的渔村风景。

近些年牡蛎的烹制手法还有翻新,把带壳的牡蛎撬开,在蛎肉上加入粉丝、蛋清、黄酒、蒜蓉等配料,放炉上稍稍烤煮,即刻成为一道风味“铁板生蚝”。当然,奉化最有名的就是独有的莼湖牡蛎米豆腐汤,还被评上“百县千碗·奉化十碗”。可惜,这次我未能吃上。冬季还长,牡蛎还在生长,下次去莼湖一定要吃上一碗牡蛎米豆腐汤,这个愿望要实现不难。

路头戏

岑玲飞

我路过戏场子,发现这里观戏氛围很好,全场爆满,清一色竹椅,排得横平竖直,十分整齐。落座后极少有人走动,很守纪律的样子。旁边自动留出一条夹道,仅供一人通行,要是这个人带把椅子,这把椅子就得高高地举到头顶,不然是通不过的。虽然座无虚席,但没有“叽叽喳喳”的聊天声,也没有打毛衣、嗑瓜子的,甚至没有东奔西跑的孩子。回头一望,黑压压一片,场面十分壮观,不知是这个村人特别多,还是戏迷特别多。

这个剧团初次看到,台上全是生面孔。再看后场,也换了一帮乐师,只认得一个夏天在人民公园拉中胡的伯伯。看那些演员,我就暗暗挑刺,一边挑刺,一边又想:你嫌她太瘦,你一扮,可能会更瘦;你嫌她太肥,你一上妆,估计会更肥;你嫌她唱得不婉转,你去唱,将听到更不婉转的声音;你嫌她五官不够好看,把你的脸一画,台上一站,更别扭。最后想,能到台上去扮主角的,必有她的精彩处,就缓缓地看吧。

不久,我发现后场有一个奇异的现象,乐师们的视力超常,所有谱架上没有夹照明灯。后场光线暗淡,不夹灯是看不见曲谱的,要是个别乐师视力好倒也理解,但每个乐师都有这般好眼力那是有失常态了。

渐渐,我又发现他们从不翻谱,好像将近三小时的戏就只有一页曲谱,便怀疑是自己一直盯着台上演员,没注意后场翻谱,不由留心起来。我等啊等,等等等,他们就是不翻谱,再看谱架,黑黑的铁板,透过圆圆的空心洞能看到乐师的衣服,那谱架上竟没摆曲谱!

后来又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,他们从来不大幕!做戏做戏,一口气从头做到结束,简直是争分夺秒。本来乐队应该有一个收尾声,可音乐马上突兀地中断,又变成了新一个唱段的前奏,显得草草收场,不了了之,似乎太随心所欲了,像一个人在散步,向东走着,看到西边有人在卖烧饼,突然想吃,就转身向西边走去一般。

而且舞台不是很严谨,因为从不拉幕,所以更换台上道具时,一个穿棉衣的瘦高个大大摆摆地直接上台摆布,好像在整理自家房间。

这个剧团与别的剧团表演风格大有差异,念白像用本地方言在聊天说话,语言少有含蓄诗意之美,所唱之声听不出是什么流派。那现场乐队,也缺了几种乐器,没有笛子,没有扬琴,伴奏没有彩蝶翩飞的华丽感,但依然令人笑眯眯地看下去,并不时报以哈哈大笑。很多次,全场都在爆笑,连后场也像观众一般笑,这戏做得不是那么高雅,我几乎觉得这已经不像正儿八经的越剧了,可它竟有更多的笑声和热闹气氛,它的特别处也许是接地气,更符合当地观众的口味。

戏散,一路上人们谈论戏中情节,用地道的方言大声说:“十八岁的姑娘嫁给八十岁的老头,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!”这样夸张的情节,活生生的狗血剧,人们对此津津乐道,还在激动回味,一台戏,哄得他们多开心!

这剧团与观众互动更好,气氛十分活泼。戏结束后,演小生的主角站到台中央高声呼喊:“你们慢慢走啊!走好!明早天亮早点来啊!”此时走在我身边的婆婆低头自言自语着,声音却也响亮:“明天早上早饭吃得好。”

做戏要下午一时才开始,她早饭后就要赶来,还接得那么顺口,半真半假的样子。

一台戏其实就是一个小说,要有情节去承载它。第二天去观戏,情节如下:宫里娘娘生病,皇上出宫烧香,携公主同往,路遇异国强人,欲抢公主为夫人。皇上命丞相带公主逃回宫中,再派人救驾。丞相半途失落公主,只得一人先回宫派人救驾。那头公主奔逃途中落水,被渔妇相救认作女儿,领回家中与渔妇的儿子一见钟情,当日拜堂成亲,后身怀有孕,在河边洗衣时被皇上派来的侄子强行带回宫中。渔妇的儿子回家不见妻子,就上京赶考,并寻找妻子,后得中状元,在宫中替公主看病,因未能当面相看,故无法立即相认。他对皇上说公主身怀有孕,险被杀头。公主从侍女口中得知为其看病的是巴山脚下人,名张建平,系自己的夫君,即与夫相认,真是大团圆、大欢喜。

这台戏做得合了观众的心,都张着嘴开心地笑着。这情节只要一分钟就能了解,一台戏,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去把这情节交代出来,它扩展出洋洋洒洒的念白、唱词、伴奏、动作,做啊做,做啊做。你已经能猜出故事结局,但依然怀着好奇,要把它看完,证实一下你的猜想是否正确。这样的戏牢牢地吸引着观众,座无虚席,不知不觉看到结束,想想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

除此之外,你越往下听,越会听到本不以为然的角色渐渐露出她独特的风采,没有风的舞台自会衣袖翩翩,清风徐徐。主角化公主妆容时似觉俗不可挡,而换成民女妆容时便觉天然清纯,十分超脱。

后听旁人说,这个剧团演的是路头戏。以前听说路头戏,因为不明白也问过,他们说,要看过才会晓得,一下子是不清楚的。现在,我真的看了两场路头戏。

冰瀑

陆旭光

是否用惨白代表悲怆,并且悲怆到了极点是否以凝固说明拒绝,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看到青春流淌的样子,每一滴水都藏着花香和鸟鸣,每一滴水都是美的有悬琴之音阶。

现在决定不浪迹江湖了,也不奢求远方了其问肯定迟疑了一下,但最终还是掏出了内心的雪白锦缎,用于书写遗忘……你吞下太多星空下的苍苔,构成自我禁锢的理由。

无数次抬头——断崖上,挂的是你冰冷的缄默的奔逸的脸。



冬种 韩晓霞 摄

只恐石凉花睡去

张雪宁

话说当年女娲炼石补天之时,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,只单单剩下一块未用,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不曾想此石灵性已通,有朝一日被一僧一道携入尘世,便又是沧海桑田。待到自色悟空之情僧来过,传出《石头记》,方勾出多少风流案来。

这《石头记》中有金陵十二钗,其中,世人多怜黛玉之楚楚,敬宝钗之温良,又喜香菱娇憨,妙玉超俗,依我看来,明艳跳脱如史湘云,竟最不该被架了空。曹公亦偏爱湘云,将她比作海棠;如是作家亦是红学爱好者的张爱玲所写,“海棠无香”,不沾脂粉气的湘云在一群女儿之间,是何等气概!偏偏湘江水逝楚云飞,叹叹!如今,我便要痛痛湘云。

那琉璃世界里,谁着箭袖?脂粉香娃中,谁啖胭脂?亏得曹公笔力,这晶莹所在和俏语佳音,令人如有观之,如有闻之。搓棉扯絮时候,忽见一顶貂鼠面子大褂踏絮而来,仿若茫茫净间添一笔重彩浓墨,奇异得无可不可——湘云便是这般,于不意间不凡。脂砚斋有批:“宝琴翠羽斗篷,贾母所赐,言其亲也。宝玉猩猩毡斗篷,为后雪披一衬也。黛玉孤白皮斗篷,明其弱也。李宫裁斗篷是哆啰呢,昭其质也。宝钗斗篷是莲青斗篷,致其文也。贾母是大斗篷,尊其词也。凤姐是披着斗篷,恰似掌家人也。岫烟无斗篷,叙其穷也。”如此观之,斗篷既是线索,那么不妨说:湘云貂鼠斗篷,彰其弱也。更有妙者,即当她听到黛玉笑论自己的装束时,立刻脱了褂子,炫耀一番内着男装。三镶领袖,五色窄袖,袖掩银鼠袄,足蹬麂皮鞋,一个俏佳人活活地跃然纸上,巧笑倩兮,好看煞。观书人先是一惊,后心下一笑,便认定她本该以这样的形象出现于此,真真应了简媅语:“美的

事物,总让人不必思考地便直接面对。”这如何算完?卿与宝玉算计了鹿肉,烧烤大啖,道是“是真名士自风流”,你们都假清高,最可厌的。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,回来却是锦心绣口”,后果然一人诗战宝钗、宝琴、黛玉,这等收放自如,但有九曲黄河能得一比。

若提作诗,必有枕霞旧友姓名。论才情,湘云当不让宝、黛。初入海棠社,一挥而就两首压卷诗,众人叹服;联景芦雪庵,单挑独斗三位善才女,鹿肉功高。更有在凹晶馆与黛玉唱和,吟出“寒塘渡鹤影”之绝句,字字珠玑、口齿留香,浑然似天成露,清润如玉蒸烟。“红消香断有谁怜”,正是黛玉情痴,“皮里春秋空黑黄”,正是宝钗大方,皆不敌她“看来唯我有知音”之豪气干云。如许文思,非同小可。记得有人曾说:若湘云生于魏晋,必是竹林闲云伴野鹤,成为一世清谈客。曹公既作成佳赋,断无不舍,通通赠予湘云!噫,这番抬举,湘卿受得起。

再说性格。湘云性格,原不止洒脱。家去一趟,捎回戒指分给园内姊妹,不日又亲自带来,面对说自己不会省事,的打趣,她头头是道地解释原委,既显示出伶俐口齿,又披露了七窍精心。寿怡红一日,唯独她记着邢岫烟的生日;恰恰那姑娘受了下人冷眼,她得知后便嚷着要去替人家出头,其细致体己、仗义率性,可见一斑。她亦爱恨果断,倾慕宝钗便要当下认作姐姐,被宝玉得罪就即刻收拾行李准备离去。这般可人儿,想必是大家小姐金钗银牌,可她偏偏“襁褓之中父母违”,寄于叔婶篱下,挑灯赶制针线活儿并非事,还不忘省出时间完成袭人之托,实可谓不失身份。静若处子,动若脱兔;湘卿韵事,道不尽也。

一位不羁闺秀,一个纤巧名士,自当飘逸余生,怎奈何,此身在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,湘云已得眷属,在高鹗续本中,她出阁后脾性如前,也在贾母面前说明“过日平安”,想必是夫妇随和、举案齐眉,这厢发生在“千红一窟”“万艳同杯”的府

宅中,喜得人眉飞色舞——颦儿还泪命、宝儿配玉生,此等好事除了落与湘云哪还有他?——莫被作者瞒过!“自己才配了一个才貌双全的男人,性情又好,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,不过挨日子罢了”,湘云在贾母灵前的心内自白,令人心生孤苦悲恸,了不得!我的好云儿,怎么你也没能挣逃出那册子、那薄命司、那孽海情天?

论姻缘,高先生确将湘云发配了好人家,可堪在前八十回里,曹公就已安排宝玉得了个文彩辉煌的麒麟,借人之口写明这宝物与湘云的如出一辙,并题章节名曰:《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麒麟伏白首双星》。读者心下有疑:既有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纠葛,何苦再搭上一对麒麟儿?且宝玉遗失麒麟后大惊,复得又言“若丢了这个,我就该死了”,到底是玩话、还是伏线?不禁让人复记起湘云素惯咬舌,将“二哥哥”唤作“爱哥哥”,不知真心与否?遂笔锋一转,使袭人与她道喜,更让人不着头脑。

仍是芦雪庵一回,湘卿写了一首名为《点绛唇》的谜语:

“溪壑分离,红尘游戏,真何趣。名利犹虚,后事终难继。”

对于这个古怪谜语,众人尽猜空门中人物,唯宝玉说着了是要的猴儿,在这里,两人不可谓不心有灵犀。李铁在其红学专著《红楼梦中人》中写道:“有人以为,‘金玉良缘’是王夫人他们散布的谣言,贾母支持‘金玉良缘’,‘金’是指宝钗或湘云”,是啊,金锁与麒麟,究竟谁才是“金”、才是宝玉良配呢?当然,李学者也提出另一种超“金玉”于外的史学观点:史湘云的形象是以曹公续弦为原型而设计的——“据周汝昌先生考证,南宋词人李清照词集的第一首是著名的《如梦令》。第70回史湘云以如梦令为词牌,说明她以李清照自喻。言外之意是她的原型为李清照后人,也姓李。李清照一生两嫁,暗示史湘云也曾经改嫁。在现实中,曹雪芹的续妻是李兰芳,正是

史湘云的原型。”至于此,李学者属红学中哪门流派、风评如何之琐事且按下不提,只这此番关于湘卿何处去来的论述,着实新奇有趣,值得玩味细品。

脂批:“金玉良缘已定,又写一金麒麟,是间色法也”,又:“后数十回,若兰在射圃所佩之麒麟,正此麒麟也”。若兰,书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卫若兰也。殊不知曹公去早,文稿散失,为何金麒麟到了他手里?这是不是显示着湘云嫁入卫门?不得而知。罢,罢,湘卿业已寄名情司,不管归于谁姓,终不能得所。只不知颦儿一句“石凉花睡去”是否一语成谶?好么,李易安,你悲什么“一处相思,两处闲愁”?岂不闻这世间还有人独处相思独处愁!

林林总总,拖拖沓沓,攥揉一团,归拢而结之:湘云是少年女子——是鲜衣少年,也是情情女子。心比天高,佳人品貌,没有继续缠绵,也无顾影自怜,如何不让人爱重?她便是这残危红楼里一烛火,那泡沫迷梦中一明珠。她便是光啊,是不知自身难保,全力欢笑的烟火啊。绚烂烟火纵难留,可只要能照亮被囚在内阁的凡心一角,即便是小小一瞬,又有何妨?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!且任我放心游走,游走四方,四方惊澜,澜漾归心。见识过富贵温柔而后警思,此一生,且行且歌,不虚矣。

“说着,都走来看时,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,业经香梦沉酣,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,满头满脸襟上皆是红香散乱,手中的扇子落在地下,也半被落花埋了,一群蜂蝶闹嚷嚷地围着她,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儿……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,唧唧嘟嘟说‘泉香而酒冽,玉盞盛来琥珀光,直饮到梅梢月上,醉扶归,却为宜会亲友’。”

妙哉,妙哉。盖湘卿之情不关风月,尽在言中。

“终究是云散高唐,水涸湘江。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,何必惆怅伤?”正道是:只恐石凉花睡去。